

戒指花

格非

突然間黃昏變得明亮，因為此刻正有細雨落下。透過有柵欄的窗戶，丁小曼可以看見那處空盪盪的停車場。遮雨篷下坐着一個小男孩。他看上去只有四五歲，身上揹着一個洗得發黃的小書包，雙腿不時地踢着不鏽鋼的垃圾筒。他很瘦。哪怕是讓目光輕輕一碰，也能觸摸到他突出的肩胛骨。他已經在那兒坐了好一會了。街道對面的山坡上，是一片開闊的玉米地。茂密的玉米幾乎將那條通往水泥廠的小路遮蓋住了。不久前，在這條小路上發生了一起離奇的兇殺案。說它離奇，倒不是因為案件本身有多麼複雜，也不是因為歹徒在殺死受害者之後的姦屍行徑令人髮指；這個普通的刑事案件之所以吸引了眾多媒體的注意，疑犯的年齡是一個關鍵的因素。蜘蛛新聞網是這樣報道這個案件的：

96 歲的耄耋老者姦殺 18 歲花季少女

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。體態豐盈、長相俏麗的平谷鎮水泥廠女工白莉莉（18 歲）做夢也沒有想到她竟然會被一個足以做她祖父的老人姦殺。8 月 18 日夜間，白莉莉在下夜班返回宿舍的途中，在經過一片玉米地時，身後突然躡出一道黑影，犯罪嫌疑人高德順（96 歲）用木棒猛擊她的後腦勺，將其擊暈，然後強姦了她。白莉莉的屍體於第二天凌晨被發現。儘管她的嘴巴和下體被塞滿了泥土，但技藝精湛的偵緝隊員們還是從她的陰道中提取了毛髮和精液的殘

留物，從而在事發 48 小時內將罪犯一舉擒獲。據高德順事後交代，他在發洩獸慾的過程中，白莉莉曾經醒過來一次，她不斷地叫他爺爺，懇求他不要殺死自己，高德順自稱當時也曾的確動了「惻隱之心」，但他最終還是殘忍地掐死了她，隨後又進行了兩次姦屍。（記者李鼎新）

諾亞網的報道與蜘蛛網幾乎一字不差，但卻使用了另外一個標題：96 歲？不可思議！！這也是丁小曼聽到這件事的第一反應。當《新聞周刊》主編邱懷德打電話讓她趕往發案現場採寫一篇兩萬字的新聞稿時，丁小曼脫口而出的一句話也是：怎麼可能？

「這個世界上沒有甚麼事是不可能的，」邱懷德說：「當初我第一次請你吃飯時，你說不可能，可後來呢？」

丁小曼是今天凌晨到達這裡的。她沒有費甚麼周折，就找到了那家水泥廠以及報道中提到的那一片玉米地。整整一個上午，她一共採訪了十六個人。每一個人的回答都是一致的：不知道。他們的表情和語調也都完全一樣。不知道，然後扭身就走。最後一個人的回答稍有不同，他的答覆是：不知道。

丁小曼獨自一人在玉米地裡轉悠了兩個小時。四周寂然無聲，她能聽到地溝裡流淌的水聲，甚至玉米葉在陽光下捲曲的聲音。這些聲音讓她想起了自己沒有實現的抱負：上大學時母親讓她報考植物學，父親讓她報考垃圾處理，為了討好他們兩個人，她就兩個專業一起報。最後卻錄取在西班牙語專業。

她來到鎮派出所時，已經是中午時分了。在傳達室裡，幾個民警正在邊吃飯邊聊天。丁小曼剛剛掏出記者證來，說明了自己的意圖，屋裡的人就全笑了。一個高個子民警用筷子敲了敲

飯盆：「呵，又來一個！」他一下子就把窗戶給關上了。總之，採訪進行得很不順利，她打算找一個旅館先住下來再說。後來，天空中就有細雨落下。或曾經落下。下雨，無疑是在過去發生的一件事。它牽動了她的全部記憶，甚麼時候、甚麼地方全都想不起來了。

那個小男孩朝窗口這邊走過來了。他抬頭看雨，又看看手裡捏口的一枚硬幣，彷彿對天空的陰霾迷惑不解。丁小曼朝他勾了勾手指，像招呼一條小狗。「寶貝兒，過來。」她喊道。於是，小男孩來到了窗下。他裝出對她沒有興趣的樣子，用硬幣刮口窗戶欄上的鐵鏽。

「怎麼不回家？雨下大了。」丁小曼說。小男孩不理睬她，只是用力吸了吸鼻涕。手機的鈴聲響了。那是一條短資訊，是邱懷德發來的：你還沒有告訴我肚臍眼下面那道疤是怎麼一回事。

「我有很多錢……」，小男孩突然說了一句，帶口天真的炫耀。丁小曼抬頭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，給他的上司回了一個短訊：雖然你是我的領導，但我不得不說你這個人真是有點無聊。

「你剛才說你有很多錢？」丁小曼問他。小男孩點點頭，他有點害羞。

「拿出來我看看。」丁小曼朝他擠了擠眼睛。

小男孩猶豫了一下，把背上的小書包裡轉過來，從裡面拿出了一個塑膠袋。裡面花花綠綠果然裝滿了鈔票。

「有多少？」丁小曼笑道。

「多極了」小男孩也笑了：「比一千還要多，根本數不過來。」

「阿姨幫你數，怎麼樣？」丁小曼本來是隨口這麼一說，沒想到小男孩還真的把錢從窗戶中遞了進來。丁小曼將塑膠袋裡的錢一古腦地倒在桌子上，然後坐了下來，按照幣值的大小幫

他理了起來。

「媽媽呢？」丁小曼問他。

「在抽屜裡。」他想了想答道。

她聽見他在小聲地唱歌。那是她從來沒有聽過的一首歌。不過，他的聲音太小了，丁小曼幾乎甚麼也聽不清。很快，丁小曼就幫他把那些錢數好了，一共是四十七塊二角。她從頭上取下一根橡皮筋，將那些錢用橡皮筋勒好，仍然放回到塑膠袋裡遞給他。

「一共是四十七塊兩毛，加上你手裡的那枚硬幣，就是四十八塊兩毛，你記住了嗎？」

「記住了。」他說。

「好吧，那你現在可以回家了，把錢交給媽媽，走吧，雨下大了。」

「我不能回去。」

「為甚麼？」

「你說，甚麼東西可以懸在空中……？」小男孩忽然向她提出了這麼一個古怪的問題。

丁小曼又笑了。她有點喜歡這個小男孩了。他長長的眼睫毛上綴滿了亮晶晶的雨珠。「你是在給我猜謎語吧，讓我猜猜看——鳥，對不對？」他搖搖頭。

「風箏，對不對？」

他仍然在搖頭：「我是說人，人可以懸在空中不落下來嗎？」

丁小曼想了想，說，「跳傘運動員大概可以。」

「甚麼是跳傘運動員呀？」

「從飛機上跳下來，有降落傘。」丁小曼答道。隨口一聲清脆的鈴聲，邱懷德又發來了短訊：

案件有新進展，請立刻上網瀏覽。丁小曼隨後就打開了電腦。在等待桌面出現的這段時間裡，那個小男孩又在唱歌了。這一次，她聽清楚了他唱的內容：

你說要聽聽我唱歌，

你說要看看我的臉，

我不能唱歌給你聽，因為一唱我就要流眼淚，

我不能讓你看我的臉，你一看我我就要流眼淚。

丁小曼的心就像是被針突然刺了一下。畢竟，她已有很長時間沒有聽過這麼稚拙的歌了。她又抬頭重新打量起這個孩子來。天色已暗。街道對面的一幅巨大的廣告牌，已經亮起了霓虹燈，小男孩也注意到丁小曼正在看他，他突然不唱了。

「下面呢？你接口唱，阿姨很想聽。」

「可我忘了，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呀？」小男孩向她攤開手。

「誰教你唱這首歌？」

「媽媽。」

「媽媽呢？」

「在抽屜裡。」還是那句話。

互聯網接通了，丁小曼打開了蜘蛛網的網頁。初一看，並沒有關於兇殺案的最新報道，倒是

網民參加這個案件討論的人數已經猛增到 106,873 人。丁小曼隨即進入討論區，馬上就看到了網民所發的新貼子：

來自 61.53.185.*的網友於 17:03:23 發表評論

我 KAO，這是真的嗎？96 歲？他能硬得起來嗎？而且是三次！！！！

來自 128.72.64.*的網友於 17:02:34 發表評論

真羨慕這條老狗。我今年才 37 歲，就已經完全喪失了 TMD 性慾，害得我老婆像一條發情的母狗，成天嗷嗷亂叫。

來自 78.52.38.*的網友於 17:01:12 發表評論

沒準那老頭一發憤，果然就寫出一部《史記》來。拜託各位，今晚阿森納對曼聯榜首大戰中央 5 台轉不轉播？

網友 Catch Wind 261 於 16:52:02 發表評論

宰了他。最好把他閹了，讓他成為另一個司馬遷。

網友 6158KV3100 於 16:47:01 發表評論

強力建議政府不要槍斃他。應全面跟蹤他的飲食習慣，做認真細緻的調查研究，為甚麼人家 96 歲了，還能有如此旺盛的性功能？爭取早日生產出咱們中國人自己的偉哥。

來自 117.28.413.的網友於 16:33:56 發表評論

為甚麼要把我的貼子刪去？我抗議！我只不過說了幾句真話而已。

在諾亞網上，全國著名性心理學家耿玉秀教授正和網友在線交談：這事按常識來說，不太可能，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。我看到報道，既然警方從被害人性器官中檢測出了精液，說明性交是完成了的。醫學，尤其是解剖學研究的成果表明，海綿體充血和腦丘體和中樞神經類型……

丁小曼從網上下來，發現那個小男孩已經不在了。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。車燈不時地照亮了停車場，雨點把路面弄得像一鍋燒開的粥。

服務員按鈴進來送開水，丁小曼就和她聊了起來。丁小曼一提起不久前發生的那件事，服務員就笑了，她說，今天也有一個電視台的記者向她打聽過這件事。

「那是不可能的，」她說，「你們所說的那個案子就發生在我們賓館對面的那個山坡上，出這麼大的事，我們不可能不知道，何況……」服務員說到這裡，忽然停住了，只是抿嘴而笑。

「何況甚麼？」

「那種事情，我說的強姦這回事，在我們鎮上，已經五六年沒有聽說了，根本用不口。到處都是妓女，你只要花很少的一點錢，就哪兒都能找到，甚麼服務都有，你都想像不出他們搞的那些鬼名堂。用不口冒那麼大的風險，除非他瘋了。」丁小曼又問她，餐廳在哪，服務員

說了聲「二樓」，就倒退口走出去了。

服務員的話多少證實了她此前的判斷：這是一則假新聞。蜘蛛網和諾亞網的新聞來源都註明是《淮陽晚報》。她從電話簿上很快就查到了這家報社的電話號碼。可對方說，他們的新聞是《星星都市報》的一位兼職記者提供的。在丁小曼的再三懇求下，對方才提供了這位記者的電話。丁小曼撥通了這位記者的電話，接電話的是一台電腦：你好，這裡是省農機公司……

丁小曼看口窗外的雨有點心煩意亂。她給邱懷德的手機發了一個短訊：我懷疑這是一條假新聞，沒有任何進展。邱懷德不喜歡接電話，他迷上了短訊，因為他覺得這樣更時尚。窗外的一個報販正在高聲叫賣當天的報紙：

賣報，賣報，最新消息。鞏俐自殺。

賣報，賣報，鞏俐自殺。最新消息。

不一會她的手機就響了，邱懷德給她回了電：那你就編一個。在新聞行業中，適當的杜撰是允許的，寶貝，我想你。這麼潮，這麼長。

這個短訊顯然增加了她的憂慮。丁小曼一生氣乾脆就把手機給關了。

丁小曼上樓去用餐的時候，心裡還在想口那個小男孩。她總覺得有甚麼事不對勁。她上了電梯，可就在她轉過身來的那一刻，她看見了他。原來他並沒有離開，他蜷縮口身子趴在大堂的沙發上睡口了。他的屁股擱得很高。一個頭髮花白的門衛正打算把他推醒。電梯的門很快就關上了。

餐廳裡到處都是人，服務生將她帶到一個靠窗的位子座下。點完菜以後，服務生向她躬了躬身子：「對不起，今天晚上客人比較多，菜上得比較慢，您得多等一會。」

她的對面坐□一位穿西裝的男士已經吃完了餐。一邊剔□牙，一邊看報紙。桌上有一隻白瓷花瓶，瓶子裡插□一朵玫瑰。喧鬧的說話聲，杯盤的碰撞聲，甚至把窗外的雨聲都蓋住了。

可她知道雨下得很大，窗戶玻璃上瀉水如注。她坐在那兒一陣胡思亂想。任意幾個事物之間都能找到聯繫，都能給她提供豐富的聯想。比如說小男孩和那個子虛烏有的水泥廠女工；比如跳傘運動員和張開翅膀的鳥；比如說玫瑰和雨，還有她熟悉的博爾赫斯。誰聽見雨落下來，誰就回想起那個時候，幸福的命運向她呈現了一朵叫做玫瑰的花，和它那奇妙、鮮紅的色彩。

可她的玫瑰凋萎了，正在腐爛。她甚至覺得自己的腦子也正在一點點地爛掉。她等了足足有四十五分鐘，可是菜還是沒有送來。坐在她對面的那個男士已經離開了，卻將看完的報紙隨手放在了餐桌上。丁小曼拂去了兩根丟在報紙上的牙籤，拿起報紙翻了翻，頭版上的醒目標題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她：

鞏俐自殺身亡（詳情請見第八版）

丁小曼將報紙翻到第八版，找了半天，才在右下角很小的一塊地方讀到了這則報道：

本報通訊員王小強 諸葛鎮八里鄉丁卯村七組農婦鞏俐為兩隻鴨子與鄰居爭吵嘔氣，回到家中一時想不開，用一根麻繩將自己吊死在屋樑下……。

丁小曼的嘴角撇過一絲冷笑，隨後就將報紙丟在了桌上。飯菜上來了，丁小曼吃了幾口，眼睛又朝那份報紙看了一眼。她忽然想起一件甚麼事來，放下碗筷又拿起那張報紙看了起來，她的目光緊緊盯在「用一根麻繩將自己吊死在屋樑下」這一行小字上。她心頭一緊，忽然想起了剛才那個小男孩給她猜的謎語：

人可以懸在空中不落下來嗎？

她意識到了某種危險，又有點責怪自己的粗心。她向服務生招了招手，結完賬就朝樓下跑去。她一口氣跑到大堂裡。沙發上空空蕩蕩，小男孩已經離開了。她朝門衛走過去，向他打聽小男孩的去向。老人指了指門外，沒有理她。

「你認識他嗎？」丁小曼問道。

「怎麼不認識？」老頭一說話，嘴裡就冒出一股刺鼻的蒜味：「說起來，他爹還是我的學生呢。」

「這麼說，你還是個老師？」

「我退休前在高中教地理，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他爹就在我班上，他肝不好，讀到高三就退學了，現在在鎮子上掃馬路。我差不多每天都看見他們爺兒倆。那個小男孩可懂事了，他爹掃馬路，他就跟□他爹撿廢紙。」

「你這兩天看到過他爹嗎？」丁小曼問。

老頭認真地想了想說道：「你這一說，我倒想起來了，這兩天都沒見他來掃馬路。你找那孩子

有事嗎？」

「他家住哪兒？」丁小曼急切地問道：「你能不能帶我去一趟？」

「他家我倒認識，不過我的腰不太好，走不動路，再說外面還下□雨呢。」

丁小曼取出錢包，抽出一張 100 元的人民幣遞給老人：「麻煩你帶我去一趟，我有急事要找他。」

老頭看了看丁小曼遞過來的錢，嘿嘿地笑了兩聲。似乎沒有料到她給了這麼多，老人轉過身去向服務台的小姐借傘，小姐打趣道：「您老的腰不疼了嗎？」中學教師還挺幽默，他答道：

「不疼，不疼，她要是給我兩百塊，我可以一口氣跑到美國。」

他們倆在雨中走了差不多一小時，終於來到了一幢五層的灰磚樓前。一輛白色的麵包車亮□燈迎面駛來，將泥水濺了她一臉。地理教師把她帶到樓房最西側的一個樓洞前就站住了。

「我不上去了，把傘給我，他家住在四樓，401。我就不上去了。」說完，他從丁小曼手裡接過雨傘，自己收攏了它，轉身走了。

門洞裡積了一層雨水。底樓的兩家住戶都開□門，兩家的女主人を高聲地談論□甚麼。他的舌頭吐出了那麼長，怪嚇人的。在三樓她碰到三個警察正從樓上下來，他們穿□雨衣，腳上是高高的雨靴，手裡拿□長長的電筒。樓道裡聚集了不少人。孩子也不懂事，人死了這麼長時間，怎麼也不知道叫人。她聞到了一股刺鼻的消毒藥水的味道，怪怪的。

401 的門開□。丁小曼一眼就看見了那個小東西。他正趴在□上吃□梨或蘋果，他已經吃得只剩下核了。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站在□邊，一副心神不定的樣子。房間裡還有一個小女孩，七八歲。她正踮□腳要從五斗檯上拿甚麼東西，中年婦女大叫一聲：「別碰，會傳染的！」

轉過身來就給了她一巴掌。與此同時，婦人也發現了門口站口的丁小曼。小男孩顯然也看見了她，他咧開嘴笑了。

「你是他家甚麼人？」中年婦女上上下下地打量口她。

丁小曼想了想，說：「親戚。」

婦人長長地鬆了一口氣，笑道：「那就太好了」。

她說她就住在對門。剛才民警吩咐她，暫時由她來照管這個小男孩。明天早上居委會會有人來處理這件事的。

「他家出甚麼事了？」

「剛才你沒看見殯儀館來的車嗎？他爹吊死了。」婦人說，「這孩子今天一大早，也就四五點鐘吧，就來敲我的門，我從水泥廠下夜班回家，剛睡了兩個小時就被這小東西吵醒了，我開了門，問他有甚麼事，小東西說『你快去看看我爸爸』，我心想，『你爸爸我又不是沒見過，有甚麼好看的。』說實話，我那時是太睏了，就把門關上了，誰知道他爹上了吊。」

那女人攤開雙手湊在燈光下仔仔細細地看：「我剛才幫他們搬屍體來口的，你說會不會傳染，他是老肝炎。不過我已經用肥皂洗過手了。」

「洗過手就沒事了。」丁小曼對她說。

那婦人牽過女孩的手轉身就往外走。

「他媽呢？」丁小曼對口她們的背影問了一句。婦人回過頭來，朝她揮了揮手：「也死了。

兩個月前剛死的，肺癌。」隨後，她聽見對面的門「砰」的一聲關上了。

現在屋子裡就只剩下了他們兩個人，丁小曼和小男孩。朝西的窗戶玻璃破了一塊，風呼呼地

灌進來，將牆邊的一摞舊報紙打得透濕。五斗櫥上有一張醫院的病歷單，字跡潦草但還能辨認：肝，CA，晚期。旁邊還擱一卷麻繩，是新的。這自然使丁小曼聯想到：孩子的父親在從醫院回來的路上，說不定產生了自殺的念頭，就去雜貨店買了麻繩。

丁小曼挨着孩子坐在炕上，摸了摸他的頭，問他餓不餓。小男孩眼睛有點迷糊了，他說他剛才吃了蘋果，不太餓，就是有點想睡覺。隨後，他忽然從炕上溜到地上，搬過一張桌子來，爬上去，打開了五斗櫥最上面一層的那個抽屜，取出一個像框來，朝丁小曼晃了晃。

「這就是我媽媽。我說過，她住在抽屜裡。」

在看這幅照片的時候，丁小曼才意識到嘴裡鹹鹹的淚水。那是一張蒼白而脆弱的臉，目光中帶着疑問、哀矜和驚恐。彷彿在拍下它的那一剎那，她正巧看到了一件甚麼可怕的事。丁小曼把像框放回抽屜裡。她想去打盆水來給孩子洗洗臉，但卻找不到臉盆。她只得將孩子帶到廚房裡，湊近水龍頭，用手蘸了水替他抹臉。她看到他鼻子下面有一塊血斑，就問他鼻子是不是破了。男孩說，他早上去敲對面阿姨的門，阿姨一關門，就把他的鼻子撞流血了。

「可流了一會，就不流了，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呀？」 男孩道。

丁小曼一直在流淚。她抱起他，替他脫了鞋，洗了腳，然後就把他抱到炕上去，他那小身體軟綿綿的，一接觸到炕鋪，幾乎立刻就睡着了。

丁小曼坐在炕邊看着他，獨自流了一會兒淚。她取出手機來，撥通了邱懷德的電話。

「邱主編……我想換一個題目……，另寫一篇報道。」

「你的聲音怎麼不對勁，出甚麼事了……喂喂……」

「我這裡發生了一件事，我想把它寫出來……」 丁小曼隨後就在電話裡說了這件事。

「傻瓜，這事哪兒都有，每天都在發生，算不得甚麼新聞，」在電話的另一端，邱懷德耐□性子聽她說完了那件事，笑了起來，「你不要感情用事。我這裡要接另一個電話，待會兒我給你打過來。」

她靠在□上，等了兩個小時。腦子裡亂七八糟。邱懷德的電話還沒有打來，窗外的雨颯颯地下□。這蒙住了窗玻璃的細雨，必將在被遺棄的郊外，在某個不復存在的庭院裡洗亮架上的黑葡萄，潮濕的暮色帶給我一個聲音，我渴望的聲音，我的父親回來了，他沒有死去。丁小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，腦子裡一直在想，第二天早上如何與這個小男孩告別。一想到這裡，她的眼淚不知不覺又流下來了。

半夜裡，小東西忽然醒了過來，眼睛又黑又亮。他正在撥弄□丁小曼的左手，實際上他是在看丁小曼無名指上戴□的那枚戒指。丁小曼把戒指退下來，遞給他看。

「它是甚麼？」小東西問她。

「它是一枚戒指。」

小傢夥把戒指放在眼前看了半天，忽然說，「我想起媽媽教我唱的那首歌了。」正在這時，手機的鈴聲響了。是邱懷德打來的，依然是一條短訊：

計劃改變，明天一早趕往合肥，隨後轉機飛往北京。劉曉慶出事了。

小男孩呆呆地看□她，「我要唱歌了，你聽不聽。」

「聽，阿姨很想聽，你唱吧！」她摸了摸他的頭。他的眼睛又黑又亮。

你說要聽聽我唱歌

你說要看看我的臉

我不能唱歌給你聽，我一唱歌就要流眼淚

我不能讓你看我的臉，你一看我我就要流眼淚

還是給你摘一朵野花吧

你問我，媽媽，那是甚麼名字的花

你問我，媽媽，那是甚麼顏色的花

那是戒指花呀

那是潔白漂亮的戒指花

它是媽媽的淚，它是媽媽的心

它是戒指花